

总是想得太多

田园之心 ◆ 戴荃

冬天已经过半,却舍不得删掉朋友在盛夏时节发来的短信:“晚饭后摘成熟的绿豆,天凉快些的时候可以挖番薯。今天把一些被台风吹倒的芝麻拔了。”秋天她果然送了我一堆红心番薯,用来烧粥再好不过。去年她给我一袋毛豆,水煮煮撒点盐,细嚼之下有一股天然清香和甜味,不像菜场里的毛豆光鲜饱满滋味却寡淡。想起鲁迅先生《社戏》里的情景,小船在两岸的豆麦和水草间穿行,月色、渔火和横笛,现摘的罗汉豆生火煮熟用手撮着吃。“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这应该是实话,豆子的好滋味不一定是记忆的缘故。

和某君喝白葡萄酒,聊到法国,他说,很多人一提到法国就想起巴黎的香榭丽舍,其实法国人把自己的国家定义为农业国。他说他在法国乡间的时候,突然怀念起家乡的景色,多年前江浙的农村,秋

光里一望无际的棉田,让人看了心里有种不明所以的感动。他的叙述很有镜头感:天空湛蓝高远,一个男孩在田野间奔跑,想看看过了远处的大树还有什么,却只见到广阔的地平线。他告诉我,他参观的法国农庄,小块的土地才有栅栏,大的反而没有。这个妙人的客厅里,有一大枝法国带回来的迷迭香。我问他是否用迷迭香来给西餐调味,他笑着说:“我煮小龙虾的时候掰了点叶子扔在锅里。”

即便在大城市里,也有人始终记挂着心里的田园梦。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拍了一大把黄色的果子传上来,说“把秋色带回家”,出于好奇问她,才知道那是园林工人从棕榈树上剪下来的果子,她觉得扔了可惜抱回家插瓶。她家的葵花鹦鹉也很识货,慢慢将这把“秋色”悉数吃下肚。这鸟儿跟主人一样,恐怕都得成精,把这人世的风景区盎然地一路看下去。

在中心的边缘

朋友邀请看法国音乐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犹豫了一下,最怕天寒地冻时候的晚上走出家门,戏票是三楼一排,不是最佳的座席。

坐下来,热融融的文化广场,已经将寒风挡在了外面。《罗密欧与朱丽叶》,经典中的经典,剧情了如指掌,看过国产的话剧,看过世界顶级芭蕾舞团的芭蕾舞,但是,法国的这个音乐剧有着魔术般的感觉,在音乐声中,你皮肤的每一个毛孔都张开,被舞台上强烈的气氛震倒。唱段,舞蹈,服装,背景调度,唱词的中文翻译,无不完美。不仅仅是男女主角,朱丽叶奶娘、朱丽叶父亲、为罗密欧死去的朋友茂丘西奥、维罗纳城的亲王、劳伦斯修士,他们每个人都有漂亮的大段独唱,多个抒情源,众声道交织,舞

2012年的最后一天

◆ 南妮

台迸发的感染力犹如交响乐般立体。白衣白发的死神在舞台上隐约而现,时而妩媚,时而诡异,时而狰狞,时而哀伤,它穿插在人们之间,像是对庄重的嘲笑,也像命运的预示。

罗密欧与朱丽叶。莎翁写的,哪里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那里有人世的沧桑感叹,对上帝存在的质疑,美在强大的世俗面前的断然天折……真情从来敌不过愚昧,爱就是牺牲。当罗密欧被迫离开维罗纳,他唱的大段对朱丽叶的思念与赞美,句句是诗,哀伤到令人心碎。都说法国人感性,可是法国人编写的唱词是诗,又像洞悉与揭露生活真相的匕首,散发着睿智与锋利的锋芒。法语的歌唱缠绵,优雅,热烈,太动听了。独唱震撼灵魂,合唱

使灵魂出窍。

2002年,上海大剧院首次引进百老汇音乐剧《悲惨世界》,连演21场,那时,我在干什么?

坐在座位上,作为一个观众的幸福是:终于知道我们日常生活的最终归属是什么,绝对不是日常生活本身。艺术也是重复的,比如我们一看再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安娜·卡列尼娜》已经翻拍了13遍。艺术的重复里有美,一次次打动我们的美的演绎。对美的享受与陶醉才会使我们获得支撑,去关照不美的日常。所以德波顿说:“艺术是为了唤醒我们的遗忘。”

面目浑浊,神经麻木。抬头望向舞台的刹那,激流重新回荡进心间:最初时我们的心灵原来是清澈的,对于爱和恨都充满了原则。

让思想拐个弯

落叶缤纷 ◆ 顾土

深秋季节,秋风一过,便是满目的落叶。落叶是美,落在草坪上的树叶五彩缤纷,落在道路上的树叶沙沙作响,落在灌木丛上的树叶犹如诗情拥抱画意,令人无限遐想;落叶也是艺术,在油画里,落叶是风景画的情调,在欧洲的大街小巷,落叶是散步的伴侣、摄影的背景、啜饮咖啡时沉思的对象;落叶更是自然,在城市,只有落叶不是人工的,而脚下的路径、四周的花木、眼前的建筑,无论什么,都是人类自以为是的结果。

然而,从我记事起,落叶就被当作应该扫除的东西。那时的城市破旧、肮脏,落叶与泥土一起被大扫帚扫进了垃圾堆;后来,城市加快了绿化的速度,落叶日益增多,一到秋天,点燃成堆的落叶就变成城市的一景,烟尘呛鼻是市民不得不承受的季节病;今天,大片的草坪、成行的树木,让我们每天与绿茵为伴,可是,当秋色来临,绿叶不得不纷纷落下时,我们却不知眷恋,不懂怜惜,不知秋天的美景来自哪里。

落叶知秋,每天出门,我总是看见有人在那里永无止境地清扫,

一见扫的是落叶,我便感叹深秋的来临。如今,四周的尘土日渐稀少,垃圾也远不像从前那样举目可见,于是,人们就将落叶当作了大敌。先是使劲地清扫路面的落叶,继而,又在那里加紧清除树上的落叶,最终,再拿个大耙子,将草地中美不胜收的落叶扒拉进一个黑色塑料袋。在物业那里,清扫落叶是一种业绩,在环卫那边,清除落叶也是一种成绩,但没有人疑惑:急匆匆地赶走美,是一种什么。

我还来不及欣赏满地缤纷的落叶,还没有享受与落叶为伴的那一刹那美好心情,落叶就被匆匆装上垃圾车,远远驶去。周而复始,年复一年。我不明白,人对美的感受为何如此迟缓,不知再过多少年,才会恍然大悟,落叶,原来是环境美、自然美、生命美、艺术美。

悲秋是感怀人生的最好时刻,尤其老之将至。静静地坐在公园的座椅上,四周布满纷纷飘下的树叶,三五老人面对夕阳,眼望落叶,那景致永远是可以入画入诗的。可惜,这景致总被无端打扰,失去那最有象征意义的落叶。

西南的琐事尘语

红姜花,白姜花

◆ 浩尘

那是清晨,刚刚进入富丽敦酒店,一个巨大的蓬勃的花卉瓶插迎面而立。一大堆红色的小果子簇拥着红色和绿色的大花朵。瓶插用的是一个透明玻璃方形花器,更是让这个花艺作品的主体效果集中且浓烈。这个瓶插体积巨大、色彩艳丽,放在已有上百年历史的富丽敦酒店大堂中央,将四周古旧的色泽和氛围给调得个匀黏娇俏,也让我这个给年间国际航班刚刚抵达新加坡的旅人在疲惫中为之一振。

我走近去看。花前有一个英文的解释牌,告知“这个花艺作品包含了以下花卉:……”,后面是一串的英文植物名称,我只看懂了一种,红玫瑰。这个懂包括花名和花本身。其他的国际航班植物名,我是后来根据手机拍下的标牌照片查出来的:有红茄、还有花烛属。常见的花烛属是红掌,这个花艺作品用的是绿掌。还有一种,红姜花!哦!我是第一次见到红姜花本尊啊!

红姜花真美!红得端正且沉郁,花形偏瘦长,但又有饱满的姿态,像一个前凸后翘颇为可观的苗条女子。后面在新加坡的几天里,我在福康宁山又见到了成片的白姜花。白姜花簇拥着依斯干达沙圣墓。依斯干达沙是盛极一时的马六甲王朝的一位苏丹,到16世纪初,

这个王朝终于在葡萄牙人的手中遭到了毁灭。依斯干达沙圣墓是个好地方,因不是旅游点,四下无人,数量相当可观的鸽子安静地聚集在陵墓周围,树木葱茏,空气里回荡着姜花的芬芳。这种芬芳有黏性,萦绕在裙裾上手指间,离开了好久,香气还一直尾随盘绕。

姜花历来被认为是典型的切花,插瓶效果比地里的观赏效果好得多。这一点,我在分别看到红姜花和白姜花的时候,就有同感。这跟玫瑰是一个道理。每每到玫瑰地里看玫瑰,其撩人之姿就会减弱不少。有些花,就是不能大规模,只能局部呈现。姜花一般来说在插瓶前,会把姜花的大叶片剪成燕尾状,好突出姜花的典雅。这一点,我是后来查看资料时看到的,我是说当时在富丽敦酒店看到瓶插里的那些叶子,觉得形状甚是奇怪呢。

姜花不是姜。姜花和食用姜同属姜科,前者的果实叫姜黄,是一味药;二者的枝叶外形酷似,几乎无法区分,但食用姜的养分专注于根部,花朵弱小稀疏;但姜花的养分几乎全部供应给了花朵,因之烂漫妖娆。

很遗憾的是,姜花不宜在热带地区之外栽种,要不然我真想在自家花园里种上一片,开花时节每天弄一瓶插置于案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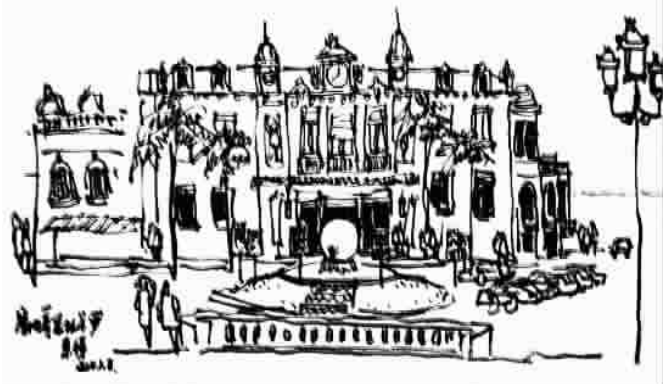
诗歌口香糖

无题(287)

◆ 严力

- 对几乎所有的鸟来讲
飞翔就是过程
重要的是
落下去的地方有没有食品
- 投资移民的意思是
人不能选择生在哪个国家
但有了钱之后可以
- 一山望着一山高
是指不断进取的欲望
而欲望的能量是中性的
问题是你眺望的山
是有道德类别的
- 花的奔放是随自然季节
或青春的发育而产生的
它不需要努力
而反季节或选择时机
地奔放
才被称作追求和理想
- 感情没有单向的靠山
只有靠和被靠的转换
- 挥霍是让金钱贬值最快的
方式
- 在和平进程中
经常是拳头松开了
却又握住了一把刀
- 对创新者来讲
必须随时保持两手空空
的状态
才能不断抓住新的时刻

钢笔画世界



蒙特卡罗大赌场

杨秉辉 画\文

世上之赌场多矣,当有比之更老的、或有比之更大的,但以著名论,当推摩纳哥公国之蒙特卡罗大赌场为最。摩纳哥为欧洲南部地中海沿岸之蕞尔小国,地不足2平方公里,更无长物出产,遂于1865年开放赌业,以取其利。蒙特卡罗大赌场建于临海山腰之上,呈宫殿式,三层,有对称的塔楼,体量虽不甚大,但外墙呈乳黄色,蓝天白云映衬之下倒也大气。楼内各种赌博形式应有尽有,并有银行、餐饮等相关服务设施。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赌徒在此销金,不过摩国规定其本国国民不得入内赌博。

本埠生活录

吃茶

◆ 石磊

阴寒漠漠的午后,女友带去葫芦轩吃茶。

细细小小的一间铺子,铺天盖地的大小葫芦层层叠叠扑面而来,温暖灯火下,一片黄澄澄的簇拥。一步踏进去,累生累世四个字,鬼魅一样浮上心头。女友来过无数趟,并不稀奇,坐下便安逸吃茶。留我一个白痴,拖着老板给讲讲前世今生。老板中年男,长一双花容妙目,一边讲一边媚眼翻飞,真真繁荣到十二分。随着伊,在铺子里横转竖转一件一件看过来。看到眼酸,便也甘心坐下吃茶。一边吃茶一边闲话,女友拍得一手曼妙小照,一枚一枚的葫芦,把玩着照来照去,真是风姿绰约妩媚得腰细,那个老板中年男,隔着茶水人气,在对面一眼一眼地端详我们姐妹淘,竟是说不出的岁月绵长。

然后就来了客,听到人声,我亦回身去看,这一看,可是不得了,看到一张惊天动地的男人脸,便再也转不开眼睛。

那男人精瘦的一杆,进来坐下,刚好巧坐在我对面,细细端详他,简直亮到炫目,一股子杀伐之

气腾腾逼人。笔挺的鼻管,饱满的颧骨,两只眼精光四射,一围下巴精致细腻,俊逸到天杀的十分。默默看了十分钟,心里明白过来,这个人,是梁山落草的英雄,像极了林冲那种霸气凛凛,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俊朗风神,不可置信地,在这个又细又窄的葫芦轩里惶惶避遁。忍不住,跟女友讲,拍他,拍他的脸。女友被这没头没脑的一句,吓了一跳,对面的林冲亦吓了一跳。这一吓,便彻底没了戏。那林冲,竟搁下茶盏,对着女友的镜头,百般扭捏起来。哗啦啦拍上了十几二十枚,竟没有一枚端正的。我多么地不甘心,从手袋里掏出照相机,亦狠狠地拍起来。镜头里,那林冲坐立不安,眼神闪烁,荡尽所有英气,害我唏嘘不已,无法可想地搁下相机。

便跟伊闲话。哪里人士?林冲答,崇明人。

可不可以问,从前做过什么?林冲答,当过五年的兵。我在心里点头,还好不是告诉我,当过五年的将军。

格么,现在呢?现在开间唐卡铺子,就在对门。然后满口滚滚而

出楞严经书,听得我止语。

叫什么名字?姓陆,单名一个锦字。这就又来了,什么男人配锦这样灿烂的名字?我又惊得一跳。

吃了一下午的茶,黄昏里依依不舍告辞出来。才出门,女友一个白眼霹雳似的翻了过来,发今朝发的什么痴?没敢跟伊回嘴,只跟伊甜言蜜语,下礼拜再来好不好?

深夜里,跟林冲在微信里碰头,认真再赞伊一句,人家却幽幽地微过来:我长得太凶了,缺了慈悲相,让我吃过好多好多的亏。

这林冲,还好,只长了一张俊逸面庞,身材细瘦单薄不足一提,否则,可真是英雄再世了。

都市专栏



周刊 第287期